

统一谈判于昨日恢复,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重回谈判桌

塞浦路斯统一前景仍不乐观

专家视点

■ 陈 功 曾 涛

当地时间本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塞浦路斯特别顾问艾德表示,停滞了近两个月的塞浦路斯统一谈判于本月11日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与土耳其族领袖阿肯哲同意重返谈判桌。

塞浦路斯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岛国,其中希腊族占72.8%,土耳其族占9.6%。自1960年独立以来,塞浦路斯的希族人和土族人之间一直关系不睦。1974年希族军人发动政变,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从此塞浦路斯岛上形成了土族控制三分之一的北部土地、隔着联合国划定的“绿线”与希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对峙的格局。1983年,土族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仅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塞浦路斯问题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

今年1月9日—11日,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了为期3天的谈判。艾德表示,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1月12日,由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领导人分别率领的代表团以及来自3个保证国的外交事务代表,在日内瓦开启了首轮塞浦路斯问题国际会议,主要商讨安全和保证国问题。

但是在谈判进行的关键阶段,2月10日塞浦路斯议会通过教育改革法案修正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开展纪念1950年公投的活动。当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塞浦路斯举行了只有希族居民参加的公投,超过95%的参与者支持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议会议的这个决议招致土族强烈不满,2月23日的谈判被取消。这就是4月11日谈判恢复的背景。

前英国塞浦路斯问题特别代表哈奈认为,塞浦路斯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治理,即统一后塞浦路斯的政体;二是安全,主要涉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



11日,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两族领导人恢复统一谈判。塞总统、希腊族领导人阿纳斯塔夏季斯(左二)和塞土耳其族领导人阿肯哲(右二)举行磋商。

的驻军问题,也涉及联合国维和部队、英国在塞浦路斯保留军事基地等问题;三是领土,两族的共识是土族将部分领土交给希族管辖,但两族在土族具体交出多少领土、交出哪些领土上存在分歧;四是财产,这是最复杂的问题。在1974年的冲突中,许多北方的希族逃到南方,希族要求所有逃到南方的希族难民都有权在统一后回到北方定居,收回冲突前拥有的财产,而土族总体上希望用赔偿代替交还财产。

当下塞浦路斯南北双方都有促进统一的需求。土族控制的北方相对贫穷,经济依赖土耳其的输血,若是重归统一,土族可以在塞浦路斯的这一波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当的发展红利。而对于希族来说,若是继续维持分裂状况,土族在北方“建国”可能会逐步成为被接受的既成事实,这对旨在统一的希族非常不利。另外,土族左翼领袖阿肯哲在2015年当选为北塞浦路斯领导人。比起任北塞浦路斯“总统”32年之久(1983年—2005年)的已故土族领导人登克塔什,阿肯哲对统一更为热心,为

谈判带来了积极的因素。

不过,塞浦路斯统一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首先,希土两族背后是希腊和土耳其,塞浦路斯问题一直受到两国局势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塞浦路斯问题是希腊和土耳其战略冲突的延续,希腊控制了爱琴海上绝大多数岛屿,可以说希腊已经扼住了伊兹密尔等土耳其西部主要海港的咽喉。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靠近土重要的石油港口杰伊汉和土叙边境的重镇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不能容忍希腊控制塞浦路斯,从而在战略上进一步打压自己,形成对土耳其的包围,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塞浦路斯问题。

土耳其一直在塞浦路斯维持3.5万人左右的驻军。土族和土耳其最担心的就是塞浦路斯统一后希族会推进全岛的希腊化,最终推动塞浦路斯并入希腊。希腊在国际上是个小国,但希族在岛上却是强势一方,这种力量对比是塞浦路斯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其次,大国博弈依然困扰塞浦路斯问题。虽然战略地位比起冷战时期有所

下降,但是塞浦路斯仍然牵扯到其他大国的神经。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干预塞浦路斯问题,由于希腊人院外集团的影响,美国更支持希腊,引发土耳其反弹。塞浦路斯是东地中海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热钱流向东欧的中转站,这决定了俄罗斯也不可能对塞浦路斯问题坐视不管。

第三,岛上两族间互不信任是统一的最大障碍。虽然双方的谈判一直在取得进展,但是在具体的重大问题上双方一直无法达成协议,比如希族希望建立中央权力更强的联邦,土族则主张限制联邦权力,更不用提交换土地和财产的问题了。希族担心如果实现统一,较为贫穷的土族人会大量南迁,这将抢走许多希族人的饭碗,并且影响岛上的人口结构。而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分裂和斗争的背景下,两个语言、信仰、文化完全不同的民族已经存在巨大的心理隔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立场,前述议会通过公投议案引发土族反弹就是例证。(作者分别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和副教授)

纳扎尔巴耶夫国情咨文提出“全球前30位先进国家之列”目标

哈萨克斯坦欲掀“第三次浪潮”

■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 寒

1980年,托夫勒的一部《第三次浪潮》许给了当时的人们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许多年以后的今天,书中勾画的未来社会的蓝图正在逐渐展开。由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最近所做的题为《哈萨克斯坦第三次现代化:全球竞争力》的国情咨文,被外界视为哈萨克斯坦即将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引起外界的关注。通过这次着眼于提高本国全球竞争力的经济现代化,哈萨克斯坦提出将努力进入全球前30位的先进国家之列的目标。

与托夫勒描绘的“第三次浪潮”立足于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相类似,纳扎尔巴耶夫在咨文中同样把基于数字技术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列为首要任务,置于整个咨文的开篇部分。他提出要打造“数字哈萨克斯坦”,即指哈萨克斯坦要一方面努力发展大数据、3D打印等前沿技术,推动移动支付,以及包括医疗、教育等多个民生领域在内的数字化服务,抢占新兴产业高地;另一方面要加速实现工业、建筑业、交通物流等基础性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升级。分析界普遍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把利用信息技

术实现经济现代化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是有意要改变现有经济结构,减少国家经济对油气等原料出口的依赖。在全球原油市场前景依旧不甚明朗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做法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恢复。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要求,截至2025年要将本国非原料产品的出口比重扩大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纳扎尔巴耶夫在这部长篇国情咨文中,多处提到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把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列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

他明确指出,目前中哈两国的合作协议已经签署、目标也已明确,“需要的是具体落实”。因此,有必要高效落实两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投资项目。据悉,这是哈萨克斯坦继“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后,再次在官方战略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对接。

哈萨克斯坦的前两次经济现代化分别在1991年—1996年和1996年—2016年间进行。在这两次现代化过程中,哈萨克斯坦分别完成了由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及向国际经济竞争力前50位挺进的任务。

戈萨奇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

新华社华盛顿4月10日电 (记者徐剑梅 刘阳)尼尔·戈萨奇10日宣誓就任美国历史上第10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使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保守派占据多数的局面。

戈萨奇当天上午在白宫玫瑰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见证下宣誓就职(见下图)。

戈萨奇是特朗普提名的首名大法官,他就职后,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人数达到5人,超过自由派的4人。

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大法官由

总统提名后,需经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由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党派之争愈加尖锐,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戈萨奇任命问题上一直针锋相对。共和党6日凭借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修改投票规则。7日,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戈萨奇的提名。

现年49岁的戈萨奇是美国25年来最年轻的大法官,他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聚合当地10家慈善组织,建立统一的赞助计划

加商人助200余难民逃离叙战乱

地球村即景
■ 本报记者 吴雨伦

2015年夏天,当加拿大商人吉姆·艾斯蒂尔日复一日地在夜间新闻中目睹叙利亚难民危机在数千里之外愈演愈烈,他决定为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迄今为止,这位来自安大略省圭尔夫市的企业家已经出资150万加拿大元,将50户难民家庭接到加拿大,帮助200多位难民在安大略省重新安置。

艾斯蒂尔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的想法不仅仅因为触景生情,其父母在他童年时也曾资助过两位乌干达难民,这在他幼小的的心灵中注入了人道主义价值观。“正因为童年的经历,我有了帮助他们的想法。我看看电视新闻,认为人们对于他们还做得不够多”,这位北美最大家电经销商Danby的首席执行官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道。

作为企业家,艾斯蒂尔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支撑他的计划,也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如何展开资助计划,“我知道如何安排事情,但我需要合作伙伴帮我一起完成”。

因此他将当地10个帮助叙利亚难民的组织聚集在一起,创建了“圭尔夫难民赞助论坛”。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项目,这10家不同宗教背景的组织均参与其中,其中包括赛义德领导的主尔夫穆斯林协会,每家组织负责安置难民工作的一方面。与其他国家不同,加拿大允许公民与授权的赞助组织一起直接赞助难民,为难民提供必要的生活所需如食物、衣服、住房等,同时帮助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

2015年11月,圭尔夫当地报纸发表了关于这一计划的报道,报道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传遍中东,“人们开始直接从土耳其、黎巴嫩和叙利亚发

邮件给我们,写道‘你们能帮助我们吗?’”艾斯蒂尔回忆道,“一开始你收到一封邮件,然后回复‘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但当邮件达到100封,就变得十分困难了。”那时候,赛义德家的餐厅桌上堆满了难民赞助申请表,最终58个家庭入选资助计划。

筛选资助对象只是第一项挑战,因为加拿大政府的层层审批与繁琐的手续令计划进展缓慢。“我很惊讶地发现加拿大政府处理需要那么久,不仅令尚处于危险之中的难民十分煎熬,也耗尽了我们的耐心。”艾斯蒂尔表示。

截至2016年12月,58户家庭中的47个已经来到圭尔夫。虽然来到加拿大帮助他们逃离了战火,但因为缺乏工作经验与语言技能,许多新难民在找工作时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他还在自己的公司Danby为难民提供岗位,同时鼓励他们创业。“我不希望带他们过来,让他们依靠福利生活”,他表示。

加亚·詹姆斯是艾斯蒂尔和赛义德的工作伙伴,她原先是一名公务员,现在是圭尔夫难民赞助论坛的全职员工。艾斯蒂尔负责计划与联络,而她与赛义德则负责细节的落实。他们观察、训练、监督800名志愿者,在各个组织间进行协调,为难民处理紧急情况。

如今艾斯蒂尔依然坚持阅读并回复所有想要来加拿大的难民的邮件,并且考虑赞助更多难民。接下去他将重点考虑将刚刚抵达的新难民的家属带来加拿大。随着这一计划大获成功,他收获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聚焦与关注。然而对于蜂拥而至的褒奖,他深感困惑:“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既然我有能力帮助他们,那为什么不呢?”“如果更多企业愿意追随他的脚步,也许更多的人将得到帮助”,赛义德表示。

美联航强拖乘客下机引发众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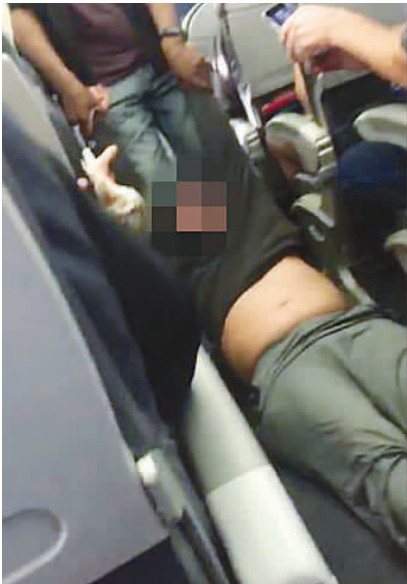
华人联合会发表声明,要求美联航和民航当局立即展开调查;一名涉事保安已被停职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社消息,美国中部时间4月9日傍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国内航班上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由于机票超额预订,且没有乘客自愿推进行程、给4名美联航员工“让座”,美联航决定以抽签形式决定必须下飞机的乘客。一名“被中签”的亚裔乘客不愿配合,机组人员找来机场保安,后者将这名年近七旬的老人强行拖下飞机,致使这名乘客流血受伤。

机上乘客将手机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后,旋即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网友纷纷抨击美联航及机场警察违反乘客权益,相关视频点击已破百万。网友质疑,尽管航空公司超售机票合规,但美联航机组人员的做法实在不当。而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却在发送给员工的内部信中说,支持涉事员工做法。

美国华人联合会10日发表声明,要求美联航、联邦航空局和芝加哥民航局立即调查这起事件,要求美联航和芝加哥民航局正式道歉。一名涉事机场保安已被停职。

9日晚,美联航UA3411航班准备从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飞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据事发航班乘客



视频中,几名身材高大壮硕的安保人员,正强行将一名亚裔老者拖离座位。

回忆,乘客们登机落座后,美联航工作人员便表示因超额售票,需请4位乘客自愿改乘其他航班。在补偿金从400美元提高到800美元并提供住宿安排后,仍无人同意。

美联航方面称,只能通过电脑“随机”抽取乘客下机。被抽到的4人中有3人自行离开,但一名戴眼镜、五六十岁的亚裔男子拒绝下机。他解释,自己是医生,第二天有预约病人,必须当晚返回路易斯维尔。

不料,美联航方面随即找来3名机场警察,两名警察说服未果,第三名警察率先付诸武力,他们一起将这名男乘客强行拖离座位。视频显示,该男乘客大声惨叫,在飞机过道被拖拽时眼镜几乎脱落,嘴角也被过道座位的金属扶手磕碰出血。一名女乘客大声抱怨:“天呀!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不对的!”

另有视频显示,后来该男子又跑回飞机后舱,靠在隔离帘处,精神显然受到严重刺激,不断用英语自言自语:“我需要回家……”

此时有乘客表示可放弃飞行,但美联航还是让这位男乘客下机。最后4位机组人员坐在腾出的4个座位上。

事后,美联航方面先是发了个不痛不痒的声明,只对机票超卖表示道歉。后来民意沸腾,美联航CEO奥斯卡·穆尼奥斯才不得不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对“不得重新安排这些乘客表示道歉”,但无论对这一轻描淡写的声明并不买账,认为其故意忽视了拖拽乘客的情节。

美联航暴力驱客的经济分析

一则美联航超卖客票并暴力拖拽亚裔乘客下飞机的新闻引发轩然大波。超卖、暴力执法、航空公司的傲慢态度……在这一饱含争议的事件中,哪些是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

航空公司超卖的合理性

超卖,并不是反思的重点。因为超卖既符合公共利益,也有利于消费者,存在公共政策和经济的合理性。

航空公司超卖只有一个原因:有乘客买了机票却未登机。其原因可能是主观的,例如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也可能是客观的,例如遭遇交通堵塞。鉴于总是有部分乘客无法登上飞机,航空公司因此会设定一定的机票超卖率。但一个航班超卖多少机票合适?这涉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有赖于出行大数据的积累以及复杂的数学模型。

超卖的最大好处在于提高上座率,增加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同一条飞机、燃烧同样的燃油,产生同样的污染、利用同样的公共空域,如果超卖能达到运送更多乘客的效果,显然符合公共利益。

在过去几十年里,航空公司这套复杂的计算系统在不断完善。根据美国运输部统计,如今由于超卖原因无法登机的乘客比例仅为0.09%,而1999年这一比例高达0.2%。

其实,对普通旅客来说,超卖也符合其个人利益。首先,超卖是因为有人误机,而乘客误机后机票并不作废,航空公司会为其改签;其次,超卖导致上座率更高,因此摊薄了飞行成本,导致航空客票价格下降。

“抽签”中存在经济歧视

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所有消费者都希望自己是超卖的受益者(更便宜的票价),而非受损者(耽误出行)。因此,这要求航空公司对超卖有所补偿。

美国法律规定,旅客因机票超卖而无法登机应获得赔偿:如航空公司提供备选航班,最高赔偿额675美元;如未提供备选航班,最高赔偿额1350美元。由于赔偿上限过低,这一规定长期以来备受批评,也导致航空公司在决定谁能登机、谁不能登机时“看人下菜碟”。例如,航空公司显然不会阻止头等舱乘

客登机,因为他们的机票价格很可能高于法定最高赔偿额。

在本案中,美联航号称随机选择了4位必须下飞机的乘客,但其实选择并非没有标准。在本案中的确存在经济歧视:付钱更多、更忠实的乘客因超卖而无法登机的概率会更低。这一机制倾向于让穷人和不常坐飞机的人来承担超卖成本。问题更在于:乘客不是因超卖而无权登机,而是登机之后被暴力拖拽下飞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超卖补偿问题,而是航空公司为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垄断格局造就傲慢姿态

在暴力拖拽事件引发社交媒体怒潮后,美联航仅发表简短冷淡的声明,显然,愤怒的消费者无法撼动傲慢的企业。

《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很糟糕,那么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糟糕的。”一名旅客因托运行李丢失反被航空公司额外收取15美元费用,使用机上卫生间和毛毯要额外收费……最近在美国运输部举办的一场论坛上,乘客难掩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愤怒。

垄断,是美国航空公司敢于漠视消